

长篇小说

一弦琴

最传奇的直木奖获奖作品

本书主角，被誉为日本人的灵魂
改编自真人真事

〔日〕宫尾登美子 著 / 曹逸冰 译



长篇小说

一弦琴

最传奇的直木奖获奖作品
本书主角，被誉为日本人的灵魂
改编自真人真事

〔日〕宫尾登美子 著 / 曹逸冰 译

一
絃
の
琴

《SHINSOUBAN ICHIGEN NO KOTO》

© Tomiko Miyao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1-346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弦琴 / (日) 宫尾登美子著 ; 曹逸冰译 .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2014.8

ISBN 978-7-5534-4996-8

I . ① — … II . ① 宫 … ② 曹 … III . ① 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50150 号

一弦琴

作 者 [日] 宫尾登美子

译 者 曹逸冰

创 意 读客图书

策划编辑 谢 迟 朱双南

责任编辑 王 平 齐 琳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9.75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总编办 : 010 — 63109269

发行部 : 021 — 33608311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4996-8

定价 3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部	独弦琴韵，不解情缘	1
第二部	千回万转，再续前缘	93
第三部	亦师亦徒，亦敌亦仇	125
第四部	高山仰止，匠人之魂	237
后记		299
后记	写在^新装版^发行时	301

第一部

独弦琴韵，不解情缘

「初听弦声的那一刻起，我的人生就与这把琴分不开了。」

曲终，云游四海的龟冈画师摘下指尖的芦管时，刚才一直用手背将眼角的泪水抹到膝头的五岁的苗，终于按捺不住，抽泣着冲到祖母身边，低头恳求道：“祖母，快快赏赐师父！”

那一幕，苗至今历历在目。

听到这话，在场者忍俊不禁。父亲克巳素来严厉，不许她在人前掉泪，更不许她说话中断句尾，但那日的父亲并没有责备她，只说：“苗定是误会了。龟冈师父并非游僧，何来赏赐，还不快跟师父道歉！”

苗还清楚地记得，父亲的语气并不可怕。但之后的记忆却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没了踪影。

五岁时的记忆以片段居多。有异常鲜明的，也有许多忘得精光的部分。不过她还记得，自打那夜起，她便开始翘首期待着龟冈师父的再次到来。师父总在秋天来访，而苗总会拽着祖母袖的衣角打听师父的来期。

祖母则用各种回答搪塞过去。

“嗯……等院子里的柿子熟了就会来了吧……”

“等大雁南飞了就会来了吧……”

“等屋顶的瓦片上有夜露了一定会来……”

苗记在心里，仔细观察，发现最接近的答案便是，屋顶开始反光时。

龟冈师父总会将画具与衣裳分成两个小包袱，一前一后背着，另一个肩膀上则背着轻轻的小琴袋。苗也不知道他是如何云游四海的，但每次他都会在泽村家过中秋节。随着苗逐年成长，记忆中的情景也愈发清晰。

泽村家人欣赏琴声时，总会将屋里的烛火都熄灭。月光斜射入座敷，清透的琴音令人如痴如醉。抬眼一瞧，庭中树木后蚕室的黑色瓦片正沐浴着月光，像一片蓝色的甘露，闪着冰凉通透的光亮。那光景深深烙在了苗的眼底。月光有时还会停留在龟冈师父的右手指上，随着指尖游动。因此在苗的脑海中，月光与龟冈、琴声与沾着露水的瓦片总是息息相关。

“此琴的声音传不远，最好听的当属初秋时节。”龟冈说。

他一年四季各处奔波，但总会选择初秋时节来到泽村家，想必他也瞧出了泽村家的人最爱这把琴吧。

他本是画师，在泽村家安顿下来之后，总会窝在主屋里，白天给房屋的纸门、匾额、挂轴打底稿，用了晚膳之后则搁笔打开琴袋，取出不足四尺的小乐器。

苗五岁那年初闻琴声，不知为何，听曲时竟泪如泉涌，难以名状的悲哀涌上心头。事后她曾无数次回想，试问自己那股悲哀

究竟是什么？当她说出要给赏钱时，众人还以为她是将琴声与巡礼者的进香歌搞混了，殊不知苗虽年幼，却很清楚那是琴声而非铃声，那弹琴之人并非可怜的云游僧人，而是体格魁梧的龟冈师父。那她为何要哭呢？直到苗亲手抚琴，琴艺渐长之后，她才意识到，那兴许是人世无常与人情冷暖的悲伤。

泽村家的家教极严，就算是孩童，也不得随随便便与客人搭话。但在祖母袖的引荐下，苗终于摸到了龟冈师父的琴。那年她已识得全部假名，大概七岁。

苗总是翘首期待龟冈师父的到来，一听那悲伤动人的琴音。她也想亲手弹奏。区区孩童自然想不到要勤学苦练，说白了就是好奇，与玩人偶无异。见别人在吹麦笛，便想一试身手；见别人在打太鼓，便想一展拳脚。不过那琴声实在催人热泪，因此苗也清楚那一弦琴绝不是能随便摸得的玩意。

当苗一偿夙愿，用双手捧起龟冈长三尺六寸六分的桐琴时，不禁感叹。

“呀，好生可爱！”

见琴身上绷得紧紧的弦，她顿感心中寂静无声。

龟冈像京城公卿那样盘起双腿，将琴水平置于膝头，左手中指佩戴芦管，按住琴弦，再用右手食指上的芦管拨弦。时而悠然，时而轻快，高低自如。琴身上刻有十二音，分别配以芝麻般大的螺钿装饰，琴柱与弦轴则以精心打磨过的鹿角制成。

苗将琴放在自己的膝头，却发现右手拨弦时，左手甚至够不到琴弦的最上方，且鹿角芦管又沉又大，从手指滚落到草席上。

好容易摸到了琴，却连一个普通的音都弹不出。

见苗一脸焦急，龟冈爽朗笑道：“小姐莫急。要放大芦管的洞很容易，要缩小可就难了。既然如此喜爱，我帮你做一个尺寸稍小些的吧。”

听到这话，苗简直难以置信，赶忙瞧了瞧一旁的祖母。平日从不将喜怒哀乐示人的袖，竟如雨后初晴一般笑逐颜开，眼角噙着泪花。莫非那也是错觉不成？

也许，那时祖母的欣喜更甚于她。因为袖是个极会自我克制的人。论这一点，无人能出其右。若干年后苗才知道，听琴是祖母的唯一期许。

泽村家乃土佐藩留守组的上层武士级别，到了克巳这代，俸禄仅为一百五十石^①，但泽村家尚有余力供养一名下士与两名佣人，屋顶铺的也是瓦片，还可以请云游画师来做客。这自是因为泽村家祖上官运亨通，且府邸面积广大，大多数物资能自给自足。这是藩内人的评定，也是事实。相传当年山内一丰^②受封土佐时，幕府文书上写的本是“地高百二十四万石”，却因老鼠啃掉了“百”字，变成了“地高二十四万石”。打那以后，土佐人便将老鼠视作“福神”，百般呵护。外人还以为土佐藩富可敌国，殊不知属于幕府旁系的^③山内一丰，自挂川六万石派到土佐后，便

① 是一种单位，石高是日本幕府时代用以表示土地生产力的一种制度。在土地为主要财富象征的农业时代，石高就代表了所拥有的财产，而地主与士族阶层之下的受薪阶层俸禄也沿用石高来表示。

② 山内一丰（1546~1605），江湖初期武将，第一代土佐藩藩主。他与妻子千代是战国时代的模范夫妻，传为佳话。

陷入了银两不足的窘境，财政总是吃紧。

仔细翻看泽村家家谱便会发现，藩主曾三番两次下达借款令。享保、宝历、明和、安永、天明、文化年间，都曾实质减俸一半或四分之一。因此泽村家原本的俸禄足有两百多石，甚至将近三百石。为保家名存续，泽村家家风严格。在历代奉行家训的媳妇之中，袖受到众人的交口称赞。在这片宁静的宅邸区，人们常以袖为榜样，教育自家的女儿媳妇。

“学学泽村家的袖夫人。”

然而，这句话之所以流行开来，兴许也是世风日下的体现。

山内一丰筑城时，将高知城下分为东西两侧，以播磨屋町为界。东侧为商家，以六十间为一町；西侧为足轻町、武士府邸，以百间为一町。区域间的分界线虽因大火而烧毁，但城郭中的大高坂山与西侧的小高坂山附近，仍旧为武士家庭的聚集之地。泽村家便坐落于西町的一角。人们都管泽村家叫“桑府”，管苗叫“桑府家小姐”，因为当年泽村家种满了桑树，养了许多蚕。至今桑树还留有几株，由袖独自照料。

一到春蚕、夏蚕时节，蚕宝宝吃桑叶的声音便和雨声一般。苗正是听着这种声音成长的。

苗是家中长女。母亲秀乃生下她后产后不调，奶水不足，便把苗交给袖抚养。当时袖已将家督之位让给儿子媳妇，隐居院中蚕室度日。无奈武士之家顾及颜面，不敢为了个女娃请乳母，也不愿上外头要奶而暴露家耻。若不是袖的发明，没日没夜地照料，苗恐怕早已夭折了。袖选了一段五寸长的孟宗竹，做成碗

型，并在碗底开了一个小孔，插入一根竹筒，再用红绢将竹筒的切口裹住，用丝线扎紧，便成了哺乳筒。她将稀粥与米粉汤倒入筒中，红绢便能起到过滤网的作用，防止消化不良，形状也类似乳头。多亏了这个发明，苗个子虽小，却长得健康结实。

渐渐地，苗长大了，能独自推开土仓库的沉重大门。一次，她偷偷溜进仓库玩乐，发现了祖母当年制作的哺乳筒，不可思议的感动涌上心头。她赶忙冲到袖身边一问究竟。

“是啊，当年不分昼夜，一直守着你。”

袖淡然回答，毫无骄傲之色。苗顿感温柔的阳光射入心中。

为龟冈师父的琴声流泪是五岁那年的事。当然，她也依稀记得五岁之前的一些片段，而每一幕都有祖母的身影。就算有他人在场，也绝对少不了祖母。祖母将上簇^①了的蚕放进蜂巢箱子时，她会蹲在旁边看，因蚕宝宝爬上手指的瘙痒而大笑；祖母踩踏达摩抽丝机时，她也会站在一旁，盯着锅里的蚕茧抽出源源不断的细线，百看不厌。正月十一日，一家老小会来到玄关，恭送一身戎装的父亲前往马场参加初骑典礼，祖母自然也在场。日子久了，苗甚至觉得祖母才是她的母亲，而她主屋的母亲则是与她毫无干系的陌生人。懂事之后，她也迟迟难以摆脱这般思绪。

当年藩士家的男丁会从七八岁起聘请师父单独授课，或是进入藩设立的教授馆学习。女儿的教育方针却视各家情况，一般是识个字的程度而已。

① 将熟蚕收集，移放到簇具上，让其吐丝营茧的作业过程。

苗并未接受系统教育，只是祖母会在闲暇时间教她写假名、念和歌，后来父亲也叫她读些汉文书籍。父亲克巳也让苗学习，不过他教的都是与“孝”有关的词句。“百善孝为先”“孝子孝孙”“孝子不匮”“孝子爱日”等容易理解，一学就会。

然而，词句的文字越来越多，文章也变得难懂起来。

比如：“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

还有《周书》的“孝鱼泉”、《后汉书》的“孝女曹娥传”，直至《论语》。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苗听不明白，父亲解释道：“侍奉父母，赠予物品只是形式上的‘孝’，因为对猫狗也能这样。重要的是要有尊敬父母的心，这样才能称为人。”

听到这话，苗不禁低下头来。

苗打从心底里尊敬的是祖母，她对母亲实在没有太多的敬慕，而这句话仿佛在当面指责她。开始读书习字之后，父亲一再强调“孝乃人道也”，于是她的思绪也就自然而然被封入“孝”字这个盒子里。在苗的幼小心灵里，自己敬仰祖母胜过母亲，应该感到羞愧。但当她知道哺乳筒的事后，心情便轻松了许多。当年祖母曾不分昼夜地研磨米粉喂养她，于她有恩，因此她对祖母的感情超过父母也是理所当然。如此一来，她终于能毫无愧疚地尊敬祖母，也能坦坦荡荡地前去主屋看望母亲。

母亲秀乃于嘉永三年生下苗，打那以后一直卧病在床。不知

是带屋町的医师医术高超，还是她不想被人说成“泽村家的病媳妇”，五年后她给苗生了个妹妹爱子，两年后又生下了弟弟信之，身子变得硬朗多了。如今她遵照泽村家的家风，在袖的教导下酿造味噌与酱油，还会不时坐在织布机前穿梭引线。

袖与苗住在院中的蚕室。蚕室四面通风，若是铺上草席，楼下十叠大，楼上十二叠大。泽村家人多时，上下两层都摆满了蚕架。到了上族的日子，还会请外堂的侍从来帮忙。但从袖的婆婆开始，养蚕的规模缩小了，只到自给自足的程度。祖孙二人在一楼起居，平时走田间小路来往于主屋。对孩子们而言，田地是绝佳的乐园。沿着围墙种植的柑橘树、仓库后的柿子树、夏天黑色的桑葚、山樱桃与郁李。宽阔的白薯叶片上有时会附着露水，能倒映出遥远京城天空。有时挖甜瓜，会撞见血红的赤栋蛇，吓得仓皇逃窜。

蚕室的生活充实而快乐。可有人说：“家中长子不在主屋起居，恐有损家运。”

在袖与父亲的命令下，苗不得不回到主屋。可她没住多久便无法忍耐，哭着要回去。

克巳拗不过她，便自我安慰道：“苗是女娃，不算‘长子’，总有一天要嫁做人妇，不碍事。‘长子’应该算信之。”

当然，他也是怕母亲独自在蚕室起居太过冷清。

无奈袖是个极讲原则的人，若是明说“让苗陪着您好有个照应”，她定会严词拒绝，“使不得使不得，岂能让家中长女照顾隐居的人”。因此苗的哭闹反而成全了克巳。

虽说是隐居，其实苗刚出生时，她还不过四十来岁。

苗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回祖母在蚕室后的廊檐下，手持小镜，轻轻打开铁浆壶。她的牙齿染黑了，但有一块铁浆剥落了，显得异常亮白。这一幕深深印在了苗的眼底。袖一头乌发，每天早上她都会梳个圆髻，不留一丝乱发在外，再在发髻上裹一块手巾。为了方便，商家女子会把下摆折短。武家女子也要忙碌一天，但棉袍还是长到盖住脚踝，挽起袖子时也不会露出上臂。

而袖还会将腰带的结绑在前面，虽然这身装束看起来行动不便，可袖的动作却如行云流水般优雅，纺线、缝补、收割、做菜、洗衣……一项接一项，从不停息。她从不给人脸色看，但也从不说废话，一年到头都不上街逛逛，享享清福。祖母究竟喜欢做什么呀？苗很关心，还亲口问过袖。

“嗯……”袖歪着脑袋，思索片刻后反问道，“苗最喜欢做什么呢？”

苗回答道：“我喜欢看咚咚锵锵的花台！”

每逢秋天祭神时，便有花台车在太鼓与胡琴的伴奏下，从下町行至大宅林立的地方。她多想立刻听上一听啊。

听到这话，袖停下手中的纺车，笑着说：“你也喜欢花车呀，奶奶也喜欢。”

袖的声音一反常态地兴奋。苗不禁心想，原来我如此喜爱乐曲，是随了祖母呀。

无奈花车唯有世道安稳、五谷丰登的年份才有。黑船骚动^①已

① 1853年由马休·佩里率领，胁迫其开放门户的美国船队。这些船只由于船体被涂成了黑色，黑船一词也就由此而来。

不是遥远江户的事情了，自打安政以来，土佐的津吕浦也常有琉球船只漂至，而须崎亦有不知名的异国船只现身，来自清国江南的大船甚至被吹到了城下的浦户。土佐的海岸线极长，百姓自是人心惶惶，人们满口“海防、海防”，谁还有心思筹备花车呢。况且花车的乐声多少有些嘈杂，武家之人又不能踩着木屐出去看热闹。相较之下，龟冈师父的琴声要优雅恬静得多，听着听着，连心境都会变得平和。

苗并不知道龟冈师父是从何时开始来泽村家做客的，亦不知他来弹琴的契机为何。

只是她看到仓库里存着几件字画，而父亲克巳也会偶尔摆弄一下尺八，由此可见泽村家并非一味庸俗，对艺术也颇有些讲究。无奈武家世界向来崇尚武术学问，贯彻勤俭节约，因此倾心美术音乐并非值得炫耀之事。

“除了咚咚锵锵，奶奶还喜欢什么？”

袖终究无法亲口回答“听龟冈师父的琴”。

苗长大后不时寻思，也许她之所以会从小热心习琴，正是为了替祖母实现心愿。而袖亦能以“苗催得紧”为借口，正大光明地拜托龟冈。

都说技艺高超的画师有一双巧手，不光画画得好，还能写一手漂亮的好字。龟冈师父便是如此。泽村家在蚕室后为他临时搭建了一个作坊。不消两天，他便为苗打好了一把精美的一弦琴。

他从杂物间的废料中找出一块杉木板，刨成中间高两头低的形状。头顶部磨圆，琴体中间挖出上下两个洞，用火烤出木纹

来，再用红绢细细打磨。上侧的洞用来装弦轴，下侧的用来挂弦。然后选取桐木片，置于浓粗茶中泡一晚上，将其泡软，雕成花朵的形状塞进洞里。十二谱的位置则点缀以木片做成的花瓣。芦管与琴柱用青竹，龟冈估计了苗的手指尺寸，选了一根两寸长的竹筒，斜着三七劈开，短的装在右手上拨弦，长的装在左手上按弦。整条管子都用砂纸仔细打磨，没有一根倒刺。

龟冈制琴时，苗寸步不离。

见苗蹲在草席前目不转睛地等待新琴完工，龟冈师父操着工具说道：

“这种琴叫须磨琴，亦称绪琴。

“相传在原行平^①大人，就是美男子在原业平^②的兄长，因罪被流放至须磨。他自幼在京师长大，无比思乡，于是来到海边散步，忽见一块舟板随波而来，便将它拾了回来，拆下帽绳绑于其上，又割下岸边芦苇套在指尖弹奏，这便是一弦琴的起源，何等凄美的传说啊……”

这段话仿佛落入地底的银铃般绕梁三尺。

“叔叔，那位公卿大人弹琴时哭了吗？”

苗回忆起了五岁那年的泪夜，不禁反问道。

龟冈师父答道：“兴许是吧。毕竟这琴声的确凄冷，正呼应背

① 在原行平（818~893），平城天皇之孙，阿保亲王之子平安初期贵族，其和歌见于《古今和歌集》《后撰和歌集》。

② 在原业平（825~880），阿保亲王之五子，其人才华横溢，风流倜傥，居“六歌仙”之首，所咏恋歌为多。作于平安时代，以诗歌为中心的歌物语《伊势物语》，是以在原业平所作歌稿为中心而编成的。